

紫砂壺



长篇小说书系之

拾柒

ZISHAHU CHANGPIANXIAOSHU SHUXI

刀鋒

在战争的喘息中，爱情变得支离破碎，于是，一场复杂纷纭的乱世情爱在浩瀚的文字下轰然展开。于是，文字不再冰冷，故事不再遥远，爱人，敌人，情人，罪人，角色翻转如云，上演了一场荡气回肠的人生大戏……

朱昭宾 崔波◎著

乱世情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紫砂壶 长篇小说书系之

刀锋 乱世情

在战争的喘息中，爱情变得支离破碎。于是，一场复杂纷纭的乱世情爱在浩瀚的文字下轰然展开。于是，文字不再冰冷，故事不再遥远，爱人、敌人、情人、罪人，角色翻转变幻，上演了一场荡气回肠的人生大戏……

朱昭宾 崔波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刀锋乱世情/朱昭宾,崔波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0. 10

ISBN 978-7-5113-0761-3

I. ①刀… II. ①朱… ②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7457 号

●刀锋乱世情

著 者/朱昭宾 崔 波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崔卓力

形象包装/纸衣裳书装

版式制作/华 静·晓 月

责任校对/秦 真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50 毫米 1/16 开 印张/29.5 字数/458 千

印 刷/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0761-3

定 价/3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 行 部:(010)64443051 传 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 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引 子
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”、“两堤花柳全依水，一路楼台直到山”，说的就是清秀婉丽的扬州。藏满故事的小城踏着青石板，悠然走过了两千多年，厚重的文明积淀让她透出迷人魅力。蜿蜒的古运河横贯其间，奔腾不息；瘦西湖垂柳依依，水波不兴；个园里，山石玲珑剔透，移步换景，鸟语花香，游人如织。

扬州，是一幅历史长卷，踏进绿杨城郭，清风、细柳、明月、绿水……有的是一种宁静的清新，因为艳羡她的秀美、婉约，杜牧、秦观……多少风流人物到此流连忘返，感慨赋诗。至于八大山人的丹青，更是脱世骇俗，天惊维扬。

1937年12月14日，日军天谷支队攻占了扬州之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烟花三月的扬州，本应是这座风光秀丽闻名于世的小城最美好的季节，然而，太阳旗在绿树掩映下高傲而丑恶地飘扬，湖边公园里日兵肩上刀刺寒光闪闪，天下胜景，已经被侵略者铁蹄践踏。古老的瓜洲古渡头，真的是“吴山点点愁”了。

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随着战局的扩大，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，侵华日军的财力、物力、兵力严重不足，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，敌我双方出现了短暂的对峙。此时的扬州早已满城肃杀，往常香飘全城的谢馥春妆粉被弥漫的硝烟替代了，闻名大江南北的淮扬菜馆成了日本人的食堂，日本占领军的恣意践踏和汪伪政权的卑躬屈膝，让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湮没了往日的繁华，消失了寻常的秀美。战争的喘息中，扬州人依然过着早上皮包水，晚上水包皮的生活。所以尽管人心惶惶，为生计奔波的人们茶还要喝，脚板还要修，于是扬州闻名于世的修脚刀便没有消停……

第一章

扬州人会洗澡，洗出生活的享受。

扬州人洗澡不光是为了干净，在于澡堂是一个公共社交场所。舒舒服服一个澡，然后品茗、聊天，会友讲闲，洽谈生意。熟人朋友往往不期而至，真个是赤诚相见，好不惬意。遇到想不通的烦心事，上浴室洗把澡，躺上半天，再捶揉敲摩，便散去了郁闷，轻松愉快地出门。高兴起来坐在浴池边搓着背，哼上几段“二黄”、“西皮”，你就由着性子喊吧，说不定浴客给你来个碰头好呢。

老扬州的浴室门口都要挂一个灯笼，中午点亮凌晨吹灭，一点亮就是告诉顾客，本浴室开门了。所以扬州有句歇后语：“澡堂的灯笼——天天挂。”说起扬州沐浴历史，老辈人说有扬州的时候就有了浴池。因为历史悠久，少不得孕育出有名堂的店堂，据说开明桥的小蓬莱，太平桥的白玉池，广储门的白沙泉，北河下的清缨泉，东关的广陵涛，都红透一时，各极其盛。

德胜巷的德胜浴池，虽不能名列前茅，却也颇富特色。顾客一进浴室大门，立即有跑堂的迎上前去，安排座位，毛衣外套、贵重物件一律高挂，送上热毛巾给你擦脸，泡上香茶。浴客年龄大的，就有人“跟池”伺候，俗称“人作杖”，说的是跑堂的像是顾客手杖。老浴客钟情于德胜浴池大炉膛烧出来的水和汽，烧得暖池内雾气腾腾，叫做“水暖气圆”。这里回头客多，常常爆满的原因还在于这里有“扬州神刀”华贵丰，市井流传着这样的俗语：“洞房花烛夜，不如挨神刀。”华贵丰手艺精湛，修脚刀在他手中化为绕指，挥舞起来如笔走龙蛇，行云流水，将一双双粗糙的脚板修整得妥帖舒服，为一个个浴客修好痛苦不堪的脚病。人说他修脚如同雕琢一件玉器，圆润，细腻，轻重恰到好处，揉搓舒适到位，心想到哪里，华贵丰的刀就来到哪里。

说起修脚，《扬州竹枝词》里道：“求条签去修双脚，嗅袋烟来剃个头。”扬州人将“修脚”列入人生“四大快事”。扬州修脚经历史磨洗，产生出四大流派，修得圆、铲得尽的姜派，手脚轻快、修得嫩、圆、尽的马派，下刀稳、下手轻的洪派，有“快手

王飞刀”美誉的王派。而华贵丰不在这四大派里，却又尽收四大派的所有特点，既嫩、圆、稳、快、轻，还能治愈凡可见到的脚病。即使四大派的师傅悄悄前来德胜浴池窥视华贵丰修脚技巧，也不得不暗自钦佩：真神刀也。

年轻英武的华扬生，承传了号称扬州神刀的父亲华贵丰的手艺，人称“修脚小神刀”。

这天，“德胜浴池”里，棉布帘做的土风扇在浴客头上忽悠，拉动棉布帘的老头在氤氲的水汽中早已昏昏欲睡。一个孩子挎着篮子，边走边喊着“洋糖花生玉安豆……”向浴客兜售他的小吃。纷乱的休息厅里，一溜儿排得整整齐齐的浴床上躺着刚出浴的客人们，喝茶、说话，放肆地调笑着。

华扬生被桂府小姐桂昱蓉请去出堂活，他来到父亲修脚的小包间言语一声，华贵丰嘱咐他出堂活一定小心伺候，干完活立马回来。华扬生点点头，转身走出。抬头间，他看到父亲是在为一位日本军官修脚，一件镶着大佐军衔的绿呢子军服挂在衣架上，浴床边放着锃亮的马靴，立着一把弯弯的指挥刀。那位军官想必是伺候得舒服，微微眯着眼睛，一副满意的表情。直到后来华扬生颠沛流离到南禾镇，和这位大佐不期而遇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就是竹内之助，此是后话。

对于日本军人，华扬生有着莫名其妙的惶恐，他不敢多停留，急忙夹起装着刀具的工具包匆匆出门。

桂府在扬州城很是有名，它现在的主人是桂之章，而这座府邸却是桂之章祖上的产业。一百多年前修建的桂府，豁然一栋古典的大门楼子，古朴、庄严、威仪、肃穆，“桂府”两个蓝底金字，加上两边的题字“礼门”、“仪路”，使整个门楼子显得更加有文化底蕴，虽历经一个世纪，却依然坚实壮观。早年这里住过桂之章的祖辈，皇亲国戚乃为座上客，到后来朝代更替，桂府显赫不灭。到了桂之章这一代，因为当过孙中山的卫士长，多少有些革命，不屑住进前清遗老封建酸腐的宅院，自己回到老家南禾镇居住，这里留给了还在女子师范上学的女儿桂昱蓉暂居，安排了远亲赵妈打理家务。

穿过幽静的小巷，华扬生来到“桂府”前，看看气派非凡的宅门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举手敲门。

大门慢慢打开一条缝，赵妈露出脸来，她看看华扬生手上的工具包，带着几分埋怨道：“华师傅，你怎么才来啊，我家大小

姐脚都疼死了。”

华扬生谦恭地笑笑说：“对不起，让大小姐久等了。”

赵妈打开门，让进了华扬生。

那边街道上，走着国民党第三战区 256 师第 4 团团长安一雄，他身着竹布长衫，头戴黑呢礼帽，手持“司迪克”（文明棍），警惕地四下张望。身后，跟班打扮的情报处长陶子鹏紧紧相随。此番到扬州，他们的目的是和柳屋旅馆的内线联系，取回日本方面的城防部署情报，这样的事，本不该身为团长的安一雄亲自出马，可安一雄向钱副司令一再请求，直到透露潜入扬州真正目的是为了见到情人桂昱蓉，豪爽的钱大同副司令这才哈哈一笑，拍拍安一雄的肩膀说，你小子假公济私啊，去吧，你娘的从德国学狗屁军事三年，还没顾上给情人亲热，我就送个人情吧。

正走间，两人看到前面路口被铁丝马桩拦住，几个日本兵和皇协军在盘查行人，陶子鹏暗中捣捣安一雄，提醒团座小心。安一雄似乎成竹在胸，昂首阔步走过去，刚到马桩前，日本兵伸出刺刀拦住他，恶声恶气喊叫，巴嘎！安一雄潇洒地掏出派司一扬，日本兵接过看看，随即让开，安一雄朝陶子鹏得意地一笑，先自走过。

他们和内线接头的地点在古老的皇宫。

皇宫是扬州老老少少都很熟悉的地方。老辈人说，过去皇宫的屋顶都是金黄色琉璃瓦，围墙刷成了鹅黄色，里面供奉着“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”的牌位，真有些北京城故宫的味道。辛亥革命以后，皇帝的牌位自然不复存在，皇宫门前的一片空地盖了几个白铁棚子，给农民进城卖菜用，百姓称之为“皇宫菜场”。

如今陈旧的扬州皇宫楼前，挂着日文的“柳屋旅馆”牌子。一些浓妆艳抹的日本慰安妇媚笑着在门口迎接客人。大凡日本兵走进大门，日本慰安妇便上前搀着他们，浪声浪气地调笑着走进旅馆。

安一雄和陶子鹏来到皇宫前，狐疑地观察着柳屋旅馆。

陶子鹏指着牌子说：“柳屋旅馆？听说是给日本士官睡女人的地方。”

安一雄有些愤然：“妈的，小日本打仗还带着女人。”

这时一个茶房走出柳屋旅馆，站在大门口左右张望，一只手上带着黑皮手套。陶子鹏便说：“团座，就是他。”这个茶房打扮

的人便是国军安插在扬州的内线。安一雄迅速戴上一只黑皮手套，走到茶房跟前，对着暗号：“请问，到绿杨旅社怎么走？”谁料，那茶房面色紧张，结结巴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我……初来乍到……”安一雄心中一惊：内线叛变了！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一声哨响，皇宫楼上各个窗户突然打开，伸出黑洞洞的一个个枪口，大门里突然跑出一队日本兵，安一雄和陶子鹏身后还有皇协军悄悄包抄。安一雄被突然变故惊呆了，陶子鹏迅速掏出手枪，打倒了茶房，推了安一雄一把：“团长快跑！”

陶子鹏一边打枪，一边掩护安一雄撤退到另一条街。后面的日本兵紧紧跟上，安一雄回身两枪，打倒了一个日本兵。陶子鹏扔过去一枚手榴弹，硝烟里，日本兵纷纷卧倒在地。趁着这个间隙，陶子鹏拉住安一雄迅速跑开。

他们刚刚跑到一个街口，突然窜出几个皇协军，堵住街面。皇协军端枪慢慢朝安一雄和陶子鹏围过来，后面的日本兵也哇哇叫着起身朝这边奔跑。眼看要被包围，安一雄让陶子鹏和他背靠背站定，朝皇协军呲呲嘴，陶子鹏会意，突然掏出匕首扑过去和皇协军近身搏斗，几个皇协军很快被他撂倒在地，安一雄则朝冲过来的日本兵开枪。日本兵越来越多，安一雄抢过一挺机枪扫射，压住了敌人，陶子鹏脚一挑，一杆长枪飞落到他手上，陶子鹏稳端着长枪，准备和日本兵拼刺刀。

日本兵见陶子鹏手上刺刀闪闪，纷纷退下枪里的子弹，慢慢朝陶子鹏靠近。

陶子鹏大叫：“团长，你快走！”

安一雄喊：“我岂能扔下弟兄！”

陶子鹏很快刺倒几个日本鬼子，安一雄开枪打倒背后偷袭的日本兵，皇协军和日本兵一时停下围攻，街口出现了暂时的平静，陶子鹏和安一雄同时向对方伸出大拇指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尖利的警车声响起来，又有十几个日本兵冲了过来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陶子鹏挥挥手，拉过安一雄迅速奔跑。

华扬生为桂府大小姐桂昱蓉治好脚病，拿着工钱走出来，急急欲回德胜浴池。想起刚才为美丽的桂昱蓉修脚的情形，华扬生不禁暗自发笑。

华扬生走进桂府桂昱蓉房间的时候，桂昱蓉躺在床上，正拍

着床帮哭叫：“赵妈，疼不在你身上是不是？到现在才叫来人……快啊！”

赵妈打来热水，把桂昱蓉的双脚拉下来放进盆里，桂昱蓉叫起来：“哎呀，烫死我了！”

赵妈拉过畏缩在一边的华扬生：“来吧，咋跟大闺女样，动手啊！”

华扬生低头走过来，坐下，打开箱子，摆开一溜儿修脚刀。

这是华扬生第一次见到桂昱蓉，也是第一次为一个女人，而且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修脚。他真的没想到请他出堂干活竟然是到一个女孩子的闺房里，这间充满女人气息的屋子让他本能地胆怯、畏缩，他想抽身悄悄溜走，可是桂昱蓉痛苦的喊叫又让他怜悯，让他觉得不快快解除眼前漂亮姑娘的病痛简直枉为男人。同时，他还怀揣着另外的想法，抱住女孩子柔嫩的脚该是什么滋味？

桂昱蓉听到修脚刀一阵哗啦啦声响，扬起头看看是谁给她修脚，她清秀俊美的脸上，露出痛苦，时髦的短发蓬乱了。看到闪着寒光的修脚刀，惊叫起来，双脚在水盆里扑通，溅起的水澎到华扬生脸上、身上。

桂昱蓉叫喊着：“不要啊，不要……你这个贱男人，滚开！”

华扬生突然抓住桂昱蓉的双脚，一下子按在盆里。没一会儿，桂昱蓉就不叫了，似乎很受用地闭上眼睛，享受着华扬生的侍弄。华扬生把桂昱蓉的一只脚放到自己腿上，修脚刀飞快地在脚趾上滑动。

桂昱蓉一动不动，她挂着泪水的脸平静了，赵妈一边惊异地望着华扬生的手，她不明白怎么刚才还鬼哭狼嚎的桂昱蓉一下子变得乖了。

华扬生双手在桂昱蓉的脚板上捏掐搓揉，在脚心位置用力点击。

桂昱蓉脸上渐渐露出笑容。

华扬生在桂昱蓉脚上拍了一下：“小姐，好了。”

桂昱蓉犹犹豫豫地坐起慢慢下床，走了几步，突然蹦跳起来。

桂昱蓉说：“我好了，好了。”

华扬生一边收拾刀具一边说：“我的大小姐，不骂我了？”

桂昱蓉道：“嘿嘿，请原谅，那会儿疼得我啊，就好似万箭

穿心，脚上像是无数蚂蟥往肉里钻，一边钻一边还狠狠咬着，撕扯着我的神经，心里就像一把刀子在戳，一点一点地戳，时不时猛地一刺，我的心就似乎被揪了下来……”

华扬生怯怯地说：“大小姐……”

桂昱蓉转脸看着华扬生说：“不许你叫我大小姐，我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。”

华扬生说：“是……那，我走了。”

桂昱蓉说：“这位小师傅，长着一副书生模样，没想到修脚还真有本事。”

赵妈说：“他父亲是扬州有名的‘神刀’。”

桂昱蓉欣赏地看着华扬生道：“那你就是‘小神刀’了。”

华扬生摆摆手说：“不敢，只是学得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，尽心不辱家传风范。”

桂昱蓉笑笑说：“听，还挺有学问。”

华扬生回道：“虽然没上过学，倒也自己学着识字读书，唐诗宋词汉文章略知一二。”

桂昱蓉拿过一沓钞票，递到华扬生手里。

华扬生数数，退给桂昱蓉一些钱。

桂昱蓉意外地说：“嘿，你还嫌少？”

华扬生说：“不，是多了。”

桂昱蓉挥挥手说：“那是赏给你的，都拿去吧。”

华扬生把钱扔在桌子上说：“该我的我拿，不该拿的我一个子儿也不要。”

桂昱蓉道：“稀奇，没听说下人还有不要赏钱的……”

华扬生夹起工具包往外走着说：“我是修脚的，不是下人。”

华扬生听见桂昱蓉背后小声嘀咕：“呵，还有个小脾气。”

想到这儿，刚走出桂府那会儿的气不忿儿渐渐消失了。华扬生刚才还觉得受了侮辱，自己尽心尽意地为她修脚，让痛苦从那双可爱的脚上离开，没想到人家依然把他当作下人看待，这让他很是不平。可是毕竟为一位漂亮美丽的小姐修脚，那滋味比握着粗糙的大脚好受多了。

华扬生大声笑笑，挺起胸膛走路。

然而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从此他的命运和爱情，竟然和这位素昧平生的桂昱蓉联系在了一起……

警车响着警笛从华扬生身边飞驰而过，让他嘴里哼着的小曲

戛然而止，华扬生急忙躲在街角，捂住耳朵，偷眼看来来往往奔跑的日本兵和皇协军，这阵仗他哪里见过？不知道这群鬼子们要干什么，华扬生转身溜进小巷，近处的枪声吓得他躲在墙旮旯里。

戴着黑手套的安一雄从华扬生面前跑过，陶子鹏看到安一雄跑过去，便躲在巷口，突然闪身用躯体堵住追过来的日本兵，举枪射倒几个日本兵。这时，一挺机枪忽然朝他扫射过来，陶子鹏身中数弹，痛苦地倚在墙上。安一雄见状回身大叫：“陶子鹏！”陶子鹏无力地朝他挥挥手，艰难地伸出大拇指，慢慢滑倒在地……血很快染红了他身后的墙壁。安一雄猛皱了一下眉头，噙住眼中热泪，咬牙继续向前跑。

两个日本兵匆匆赶过来，蹲下，举枪瞄准正在奔跑的安一雄。

华扬生刚刚探出头，便看到日本兵举枪对准前面奔跑的人。他想，甭管怎么着，日本鬼子要杀的人都要救！而且要快，鬼子的枪法都很准的。突然迸发出的激情让华扬生不顾一切地伸手一甩，一支修脚刀箭一般飞过去，正中一个日本兵的后脖颈，那把锋利的扞脚刀穿透了鬼子的脖子，从前面露出尖锐晃眼的刀尖，那日本兵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扑倒在地。另一个日本兵猛地转过身，端起枪哇哇大叫着朝华扬生冲过去。华扬生另一只手又是一甩，一把宽刃修脚刀雪亮地一闪，飞过去豁开了那日本兵的脖子，这日本兵大叫一声扑通倒地，脖子上现出一道细细的裂缝，半天才慢慢流出鲜血。快跑出巷口的安一雄听到身后的惨叫回头一看，惊讶地看到两个日本兵已经倒地身亡。他顾不得看一眼是谁出手救了他，随即转身逃去。

华扬生走过去看看两个死去的日本兵，这会儿他有些惊慌失措，刚才那股热忱现在变成了身上的一股冷汗。他愣愣看着流出的鲜血，意识到自己的修脚刀这回修的不是脚，而是人命，他突然拔腿就跑……

午后，扬州城一所幽静的正屋里，五十多岁的日军大佐竹内之助穿着宽大的和服，正襟危坐，双目微闭，手抚书卷，正在背诵：“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为下，得知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……”他面前的几案上，放着一本线装《道德经》，一把铜镇尺压着翻开的书卷。他身后的桌子上

一只小铜鼎作炉，三炷香燃起袅袅青烟，铜鼎后边架着一把日本军刀。竹内之助身边，坐着他心爱的女儿竹内樱子。竹内樱子十六七岁，生得一副典型的日本女孩子脸，剪着日本学生式发型。她的皮肤很白，很细腻，有一种瓷娃娃的感觉。爸爸背书的时候，她正在把好几种中草药一样一样摆在榻榻米上，然后依次抓起，细细地看，放到鼻子跟前闻，再记在纸上。她是个单纯天真的姑娘，对中国的中草药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别人眼中枯燥难记的几百种中药，对她来说却像一个个有生命的玩物。

这时，塚田少佐匆匆走进院子，看到竹内樱子在认真看那些草药，急忙放轻脚步走到竹内之助跟前。他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有些结巴地说：“报……报告……”竹内之助责怪地望着他：“军前会议上我多次告诫你们，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。无论遇到多么危急的事，都要镇定自若，冷静面对，方可化险为夷，正确处理。塚田君，你怎么忘记了？”竹内之助是一名作风严谨的军人，容不得部下慌手慌脚的做派。他严厉的目光让塚田不由后退了几步。塚田调整了一下情绪道：“事发突然，又是我们大日本军队进驻扬州之后第一件杀害皇军的血案，我非常愤怒，情绪有些难以控制，请原谅。”

竹内之助脸上出现一丝惊异，却很快消失。塚田双手将两把沾满血迹的修脚刀放到竹内之助面前的几案上，继续说：“追捕国军情报员的两个士兵为天皇捐躯，他们是被这样的凶器杀死在一条胡同里。”竹内之助戴着白手套拿起刀子，翻来覆去地观察。他突然发现修脚刀把上，刻着一个“华”字。

竹内之助猛然站起：“包围德胜浴池！”塚田领命走出。竹内之助迅速穿上军装，挎上军刀，准备出发。一旁的竹内樱子不解地望着竹内之助：“爸爸，皇军不是来支那帮助建立东亚共荣的吗？你曾经告诉我，支那人很穷，好几个人穿一条裤子，一天只能吃一顿饭，小孩子没有见过甜甜的糖块。我们大日本很富有，富有的人应该帮助穷人，给他们裤子穿，让他们有饭吃，把糖块分给孩子们。我们远涉重洋来到这里，怀着一颗仁爱的心救助，为什么他们还要敌视皇军？”

竹内之助望着竹内樱子天真的脸，一时竟然不知该怎么回答。他想了想说：“樱子，我们毕竟是踏进了他们的国土，就像不相识的人走进饿肚子的居民家里，虽然是送来食物，但他们也会警惕你是不是在食物里下了毒……你研究你的中草药吧，这些

事，也许以后慢慢会明白的。”樱子起身说：“嗯。爸爸，你要当心些。”竹内之助回头笑笑，走了出去。竹内樱子回去安静地坐下，拿起一样草药闻闻：“嗯，这是黄芪……”

德胜浴池很快被立马横枪的日本兵和皇协军包围。浴池里，六十多岁的华贵丰和几个修脚师傅站成一排，忐忑地望着面前和颜悦色的竹内之助。一些包浴巾或者披着衣服的浴客，在华贵丰的身后被日本兵和皇协军的枪刺看守着。

竹内之助拿出那两把修脚刀，高高举起让华贵丰他们看。“大家不要害怕，我们来只是要你们辨认一下，这两把刀是谁的。”几位师傅抬起头看那两把刀，摇摇头。华贵丰一眼就认出那是儿子华扬生的，他惊出一身冷汗，大气也不敢出一口。竹内之助慢慢把刀上的“华”字露出来，几位师傅不约而同地看看华贵丰。

竹内之助把刀放在华贵丰眼下：“这下看清了吧？”华贵丰恐慌地连声否认。竹内之助拍拍华贵丰：“华师傅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，你是很了不起的修脚大师，我把你看作是一位雕刻艺术家，我很尊重你。即使这刀是你的，我也不相信是你杀了我的两个士兵，因为你没有离开过这个浴池一步。但是我想知道，是谁拿走了你的刀，或者说，是谁还有和你同样的刀具？”

“没有，这里只有我姓华。”

“不对吧，据我所知，你还有个儿子叫华扬生，他出去做活了，是吗？”

满屋没有人答话，静得可怖。气氛在这一刻凝固了。竹内之助的眼光犀利地扫过面前每个人，停留在华贵丰脸上。华贵丰忙低下头。见华贵丰不承认，竹内心中已想好设计诱捕华扬生的计划。他叫过翻译官刘金山，让他看好浴池里的这些人，刘金山忙弯下腰连声道：“哈伊！哈伊！”

竹内之助走到浴池门外，叫过塚田，让浴池门口和巷口的士兵迅速隐蔽，自己和日本兵一起躲在门后。华贵丰担心地从浴池里的窗户往外张望，生怕儿子这会回来。一个士兵喝令他蹲下，塚田的枪口指向华贵丰，不许他说话。

不一会，华扬生匆匆走进巷口，突然，他仿佛预感到什么，停下脚步，警惕地四下张望。几个竹内安排的“浴客”从德胜浴池说说笑笑走出，这让华扬生松了口气，大步向德胜浴池走去。

华扬生的脚踏在青石板小路上，溅起水花，囊囊作响。浴池

里埋伏着的竹内之助静静地等着，华贵丰惊恐地侧耳细听。一样的脚步声，对于竹内之助和华贵丰却是迥然两种心境。听到脚步声逐渐近了，竹内之助轻轻挥挥手，塚田打开了机头，门后的日本兵起身准备，拿出绳索……

华贵丰双手在发抖，心急如焚，他十分清楚，只要儿子的双脚踏进浴池大门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儿子命悬一线，华贵丰再也忍耐不住，他想起身，两个日本兵拼命按住他。随着华扬生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华贵丰汗如雨下，挣扎起来，张大了嘴巴，他急切地要叫住华扬生。一个日本兵上前捂住他的嘴，护犊心切的华贵丰急得突然咬住日本兵的手，那日本兵痛得想喊不敢喊，只能咬牙忍住，气得一手去掐华贵丰的脖子。华贵丰双手用劲想拉开日本兵的手，却怎么也拉不动，憋得他青筋直暴，脸色青紫。他想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他颤抖着一只手去拿口袋里的修脚刀，他只有一个念头：要救儿子！

华扬生的一只脚刚踏进浴池大门，门后的日本兵举起了绳索。只见华贵丰手上寒光一闪，修脚刀划破了面前日本兵的脸，那日本兵疼得惨叫一声。

这声惨叫让华扬生的脚旋即停下，一愣神间，只听得华贵丰用尽气力地喊：“快跑——”

华扬生没有片刻犹豫，转身就跑……

塚田见计划失败，恼羞成怒地扣动了扳机，华贵丰应声倒下。

华扬生朝巷口跑去，刚才两位说笑的“浴客”拔出手枪转身朝他扑过来，日本兵和皇协军也从隐蔽处突然现身，朝华扬生围过来。华扬生想转身朝反方向逃跑，迎面却又有许多日本兵朝他追来，他意识到自己被封堵住了。

华扬生悲哀地站下，闭上眼睛，等待着最坏的结果——

突然，他耳边响起小狗汪汪的叫声，他睁开眼睛，顺着狗叫的方向看去，那只小狗在一户人家门口朝他狂叫。华扬生猛地转身向狗叫的方向冲过去，跑进屋子，飞快插上门闩，将屋子里板凳桌子扳倒在身后堵住门口，自己迅速地穿过房间跑过院子。追赶进来的日军和皇协军躲避不及，纷纷被门后的板凳桌子绊倒。

华扬生飞快跑着，进入另一条小巷，迅速消失在巷口。追赶过来的日本兵和皇协军左右张望，不见华扬生踪影，茫然地站下。

德胜浴池里，躺在地上的华贵丰，胸口还在汩汩流血。

竹内之助狠狠地抽打塚田的耳光，塚田保持着立正的姿势，认真领受，不停地“哈依，哈依……”竹内之助打完塚田，摇动着累疼的手腕，俯身查看华贵丰的伤情。他摇摇头，拿浴巾盖住华贵丰的身子，叹道：“扬州从此少了一位修炼数年的修脚大师。”他明白，像华贵丰这样的技师的确是百里挑一，就像本土培养出一个优秀的相扑手一样不容易。他认为在中国作战，就像在汪洋大海里行船，安抚人心可以风平浪静，否则就会阴沟里翻船。他吩咐刘金山交给这家浴池老板一些钱，厚葬华贵丰，转身走了。

刘金山望着走远的竹内之助，回身拉过还在惶恐中的浴池老板，掏出一把钞票，正要交给他，却又缩回手，背过身抽出几张塞进自己口袋，将剩下的交给老板，然后跑步去追赶竹内之助。

老板看见日本兵消失在巷口，突然转身跑回，这才敢撕心裂肺哭喊着：“华师傅……”

城门那边，警哨狂吹，城门口的工事上架起机枪，皇协军慌忙移动铁丝网堵住城门，日本兵和皇协军拦住准备出城的人们，逼大家退回去。

混在人群里的安一雄已经换上一身苦力穿的衣服，脸上抹着灰土。他看看戒备森严的城门，跟着人群转身走向。

日本兵和皇协军将人群围住。

“皇军命令，都排好队，拿出良民证，接受检查。”

惊慌失措的群众排起长队，依次让日本兵和皇协军士兵检查良民证。混在人群里的安一雄知道这样下去只能束手就擒，趁人不备，他悄悄溜进身边的一片废墟里。

残垣断壁间，安一雄弯腰到处寻找出口。突然，眼前出现一把明晃晃的刺刀，一个日本兵恶狠狠地喊：“八格牙鲁，你的，出去！”安一雄迅速解开裤带，故作一脸焦急痛苦地说：“我的，痢疾很重，大便的干活。”随即就要蹲下。日本兵吓得捂住鼻子：“快点快点！”一边跑开了。安一雄瞅瞅四下没人，急忙从另一边豁口逃走了。

来到大街上，安一雄背着一个破口袋，匆匆行走。一队日本兵迎面跑来，安一雄佯作在路边的垃圾堆里翻检，躲过了日本兵。

安一雄直奔桂府门前，看看周围没人，急忙拍打大门。大门开了一条缝，桂昱蓉看到这般打扮的一个人，也没细瞧，便不耐烦地说：“拍什么拍，一个讨饭的还挺横。”顺手塞过来一张钞票，想赶紧打发他走。安一雄连忙悄声道：“昱蓉，我是一雄！”桂昱蓉大惊失色：“啊——，你怎么这副打扮？”安一雄说：“进去再和你解释。”桂昱蓉忙拉安一雄进入府内，往外左右瞧了瞧，关上了大门。

傍晚，饿了许久的安一雄在桂昱蓉房内狼吞虎咽地吃饭。桂昱蓉的住房里很凌乱，床上放着皮箱，堆着还没整理的衣物，旁边还有她的毕业证书。

桂昱蓉站在一边看着他：“一雄，怎么突然跑到扬州来了？多危险哪！”

安一雄推开饭碗，解释道：“昱蓉，我随时都在准备和进犯扬州的日本人决一死战，今天就是来取城防情报的，没想到内线叛变，跟我一起来的情报处长陶子鹏殉国了，我也差一点被他们抓住。”

“堂堂国军团长，这样的事怎么会让你亲自出马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打算要我桂昱蓉提前守寡呀？”桂昱蓉嗔怪道。

安一雄笑起来：“其实可以陶子鹏一个人过来的，我跟钱大同副司令一再请求，说是想和我的心上人见面，钱副司令哈哈大笑。”安一雄学起钱大同的语气，“去吧去吧，我操，未婚妻见面少了，小心让他娘的偷心贼给抢跑了。”

桂昱蓉也笑了：“这个钱副司令，真粗鲁。”

“嘻，旧军阀出身嘛。昱蓉，我这应该算是为爱出生入死了吧？”

“为什么要说死？人死了，心凉了，还能爱吗？”

安一雄心头一紧，起身拥抱桂昱蓉：“昱蓉，战场上的子弹会避开我，呼啸的炮弹会躲开我，因为它们知道我爱你爱得如火如荼。”

“三年前，你要去德国学习，我送你走出南禾镇那天，你对我说，昱蓉，等着我，等我从德国学好军事指挥归来，跃马沙场，驱赶倭寇，安一雄将军就要迎娶你。”

“昱蓉，我很感动你至今还记得我的话。”

“我等着你驰骋疆场，可你现在躲在山沟里，我等着你赶走日本鬼子，你好像还没和日本人打过仗，我等着你回到南禾镇，

吹吹打打迎娶我，可是你就是走不进我的梦里……”说着，桂昱蓉不禁抽泣起来。

安一雄愧疚道：“昱蓉，我……我对不起你，请相信我，一雄一定会信守诺言！”

门外街道上，载着日本兵的卡车呼啸而过。警车响着警笛哇哇作响。桂昱蓉和安一雄仔细听着外面的声音，看来风声还是很紧。桂昱蓉想了想，拉起安一雄来到一间小屋，让他进去。

安一雄回头看看桂昱蓉，有些不放心地问：“这儿安全吗？”

“你别担心，桂府在扬州城里威名犹在，一般人还不敢闯进来。先躲一会儿，等大搜查过去我来叫你。”

安一雄躲进了小屋。

自华扬生飞刀撂倒两个日本兵后，扬州街头，随处跑动着的日本兵和皇协军。街边，几个黑衣侦探警惕地看着来往行人。日本兵和皇协军把守着车站出入口，对上车、下车的人挨个盘查，翻看“良民证”。码头上，日本兵和皇协军跳上船只依次搜查，他们有些惶恐了。街上的小报童飞跑着挥动手里的报纸，穿过人群，比平日喊得更卖劲：“看报看报，看修脚匠飞刀杀害皇军……”

此时，华扬生戴着墨镜，头顶破呢子礼帽，手持量天尺站在巷口左右看看，见无人注意，便慢慢用量天尺捣地走着，佯装盲人走路。“盲人”华扬生磕磕绊绊地走，迎面走来几个皇协军和侦探正在注视着他。

华扬生看见迎面而来的皇协军和侦探，不由一阵紧张，陡然站下了。他突然意识到这样会引起对方怀疑，急忙又捣着量天尺拐进眼前的小巷。这倒让一个侦探立即注意了他，挥手让皇协军跑步追赶。

华扬生正快步走着，发现身后有人追赶，急忙扔下量天尺跑起来。跑到另一条巷子时，华扬生突然被面前两个皇协军拦住，一个皇协军掏出绳索要捆他，华扬生突然拉过皇协军的胳膊轻轻一转，只听哎呀一声怪叫，那士兵的胳膊掉下来无力地摆动，疼得躺在地上，另一个士兵急忙蹲下查看，华扬生趁机逃去。来到一堵高大的墙头前，华扬生听到后面隐隐传来追赶的脚步声，前面有闪动的手电筒光亮，急忙蹲身一跃，跳上墙头，翻了过去。

华扬生不知道，这正是桂府的院墙。